

种菜记

□王淑英

娘戴上老花镜,踮着脚从立柜顶上下一个八角壳,那可是她的籽种百宝箱,里面盛的是一年四季各种菜籽、瓜籽、花籽。她用食指在花花绿绿、大大小小的纸包中扒拉一通,用三个指尖小心捏出一个小纸包,那纸是从月份牌上撕下来的。打开小纸包,娘看了看日历上的日期,又把纸包凑到鼻子下闻了闻,对自己嘀咕说,这白菜籽是陈的,隔了一年了,不好出苗,得提前一天种。

我显着很内行地说,不是头伏萝卜二伏菜吗?二伏种上就行了呗。

娘剗了我一眼。原来,我们这里种大白菜都遵守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,立秋这天种白菜。据说,种早了,长大后烂根;种晚了,菜心长得不紧实。

谁也不愿意腻腻歪歪吃一冬一春的老白菜帮子不是?所以,老规矩不敢破。

“后天立秋,给你姐姐打电话,明天让她来帮我种白菜。”

“不就是种两垄菜吗,这点小事不用叫人,有我呢。”

娘又剗我一眼:“你?念书还行,要论种地,‘菜包子’一个。”

我嘟着嘴拿出手机给姐姐打电话,先习惯性地看看天气预报。不好,明天的天气图标是一团云朵下4个小雨点。

我举着手机把明天有雨的事告诉娘,她怀疑地看看手机,又出门去看天。天上米粒大小的云都没有,太阳比院里的熟气花还灿烂。

其实,娘以前因为下连雨错过了种白菜的好时机。从那以后,她有点猜不透老天爷的脸色。

我说,就今天种吧,前天刚下过雨,地干湿正好。明天要是再下雨的话,地就成了烂泥了,可能好几天都种不了,我可不愿老吃菜帮子。

娘犹豫一会儿拿定了主意,种!

我和姐姐用铁锹把地翻了一遍,把沤好的大粪翻到地下。娘说,萝卜白菜葱,多用大粪攻。姐姐先用铁耙把地弄平整,再拿小镐轻轻划开一道道细沟。娘怕我们把菜籽将亏了,亲自上阵,掂量,斟酌,计算,菜籽从她的指缝间不多不少地筛下。我跟在娘的身后,负责在菜籽上撒上一层细沙,顺带用脚把垄沟摊平。娘解释说,沙子重,能把菜籽压住,虫子就叨不走了。

种完了,活儿还没完。姐姐掰回来一抱玉米叶,三三两两盖在菜垄上。这是干吗?我又懵了。

你不是说明天有雨吗?要是下大雨,时间长了,雨点会把菜籽拍出来的。就是不下雨,玉米叶还能给地保湿,过几天出苗后拿走就行了。

种个白菜还这么多学问,怪不得娘不放心我这个“菜包子”呢。

立秋过后的第二天,我掀开玉米叶,嫩黄嫩绿的白菜芽高高低低地拱出了地面。在娘的指挥下,我提来一小桶水,用瓢在小芽芽根部轻轻点上适量的水。

芽都出来了怎么还浇水呢?再说,地还潮乎着呢。我依然不懂。

娘说,咱们种完后没浇水,下雨的时候又盖着玉米叶,这垄上的土没见着水,小白菜的根还悬着空呢。浇点水,苗和土就贴实了。要不,太阳一出来,半天就能把小苗晒干。别以为小白菜伸胳膊蹬腿不用管自己就能长大,后期管理道道儿还多着呢,好好跟着学吧你。

学,好好学,我争取把“菜包子”变成“肉包子”。

□尹小华

不久前的一天,我们一行十几人随船进入白洋淀。此时,白洋淀荷红苇绿,菱叶灿灿,鱼跃水面,鸟儿群翔。

尽管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对白洋淀并不陌生,但还是被它的美景震撼了——片片荷塘随风泛起微波,荷叶和花朵轻轻摇曳,引来蜻蜓在荷塘上空翩翩起舞,犹如一幅高雅素洁的风景画;一块块青翠欲滴的芦苇荡点缀在淀水间,似铺就的绿茸茸地毯;时而漂过的小船上显露出渔民的健美轮廓……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世外桃源。

船主赵师傅见有人不时对着荷塘拍照,便缓缓停了下来。我们近距离观荷,盛开的粉红色荷花中心有一个小莲蓬,5片花瓣犹如一个精致的托盘,如幻如梦。阵阵轻风吹过,带着荷花的清香与淀水清新的空气拂面而来,让人神清气爽。

这段时间天气炎热,白洋淀的荷花开得最美,翠色满淀,荷香四溢,构成了一幅美丽画卷。当我们在荷花中沉醉时,一只细细的小脑袋突然从水中冒了



尹小华 摄

出来,原来是一只小鸭子在捕捉小鱼。接着,成群结队的鸭子在芦苇丛中穿梭游弋。空中,大大小小的鸟儿飞来又飞去……如今,白洋淀湿地全域被列为禁猎区,越来越多的爱鸟志愿者参与到巡护中,白洋淀成了名副其实的鸟类天堂。

在安新县王家寨村附近的湿地“问源亭”,我们遇到一位爱鸟志愿者。午后阳光正酷,但他已经在此守护了两个多小时。他指着三四十米远的芦苇丛说,看那边的5只鸟,我判断它们是新来的,应该是一家三代,一只祖辈、两只父辈、两只晚辈。我已经跟踪它们两三个月,它们肯定是生鸟,不敢靠近人,所以一直没有拍到理想的照片。说话间,一只大鸟一个猛子扎进水里,浮出水面时嘴里叼着一条小鱼,朝一只小鸟游去,小鸟欢喜地迎了上去……

就在这时,我突然意识到,一个写作者应该对人类栖居的这片大地报以敬畏、给予尊重,让读者认识到生命的意义,给予读者人与自然万物应该平等对话的启示。每一个生命的抵达或者离开,不管卑微还是强大,它在天空下度过的每一分、每一秒都是闪闪发光的奇迹,只这奇迹的本身就值得我们书写记录、赞美歌咏。

我们继续往淀中心驶去。

小船、快艇、游轮穿梭其间,我们穿芦巷,绕船坞,观白禽,嚼鲜莲……往来的游船与我们擦舷而过,泛起层层波浪。波浪荡进苇丛,芦苇便微微摇晃着,有些欲落未落的芦花就悠悠地落了。水珠溅在脸上、臂上,凉飕飕,麻酥酥,沁人心脾。大家频频招手,热情地打着招呼,相互问候祝福。在欢乐的气氛中,我们穿过一片片茂密的芦苇荡,驶过豁然开朗、清香四溢的荷花大淀,迎着暮色而去。

站在船头放眼四望,夕阳西斜,满淀余晖。水中屹立的一个个村庄像小岛一样罩在淡淡的红雾里,渔民们忙碌的身影和时而传出的欢笑声为村庄增添了无限生机。

回到码头,天已升起白雾,一种“纵然一夜风吹去,只在芦花浅水边”的诗境悠然而生。

在大家的一再挽留下,船主赵师傅终于答应与我们共进晚餐。席间,有人提起了《小兵张嘎》,赵师傅的眼睛一亮,随即打开了话匣子,原来他是白洋淀雁翎队员的后人,听着祖辈的故事长大。他给我们讲了雁翎队打鬼子的故事,讲到在赵庄子和张庄子之间的芦苇荡里用大抬杆伏击鬼子船队,一举歼灭鬼子20多人;讲到用鲫鱼做诱饵,化装袭击十二连桥鬼子据点……描述了雁翎队员们英勇无畏和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。他的目光很坚毅,不紧不慢,像叙说遥远的平常事。

我望着静静的淀水,望着水里的天、水里的云、水里的芦花……恍惚间,我听见那船桨拍出的水声仿佛是悲壮的回声在震荡,禁不住生出对抗日英雄们的深深敬意。红色基因代代相传,英雄的形象一直被后人传颂,英雄的精神像燃烧的火炬,在文学的版图上照亮着一代又一代后来人的心灵世界。

早市的温暖邂逅

□静澜

昨天下了一夜雨,雨后初晴,清晨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,斑驳地落在湿润的路上。早市的喧嚣与热闹如同生活的交响乐,奏响了平凡日子里的动人旋律。

我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,新鲜的蔬菜散发着泥土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。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,一位老大爷守着他的菜摊,摊上的茴香鲜嫩欲滴。我停下脚步,老大爷拿起一把茴香,称了称,微笑着说:“三块。”我掏出5元现金递给老大爷。然而,他却找给我三元。我连

忙说道:“不对,你给我两块就行了。”说着,我递回去一元。老大爷接过那一元钱,脸上露出惊喜与感动,笑着说:“好人呀,真是好人,祝你长命百岁啊!”

那一刻,我的心被温暖填满。这小小的一元钱,如同投入心湖的石子,泛起层层涟漪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有些人常常忙碌于追逐利益和物质,却忽略了那些最本真的善良与温暖。而在这个早市的角落,这份质朴的互动让我感受到了人性的美好。

老大爷的祝福如同清晨的微

风,轻轻拂过我的心田。长命百岁,这是多么真挚而朴素的祝愿!或许,在他的人生岁月里经历过无数的风雨,也见证过无数的善良与丑恶,而今天,我的一个小小举动却让他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关爱。

我提着茴香走在早市的人群中,心情格外舒畅。阳光似乎更加温暖,周围的一切也变得更加美好。这早市的经历将成为我记忆中一颗璀璨的明珠,时刻提醒着我,善良与温暖是生活中最珍贵的财富。即使是最微小的举动,也能传递出巨大的力量,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。